



路尚 著

越鸟巢南枝

中册



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

一部反映都市情感题材的长篇小说

情节跌宕起伏，耐人深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路尚 著

越鸟 巢南枝



中册

41. 李楠芝应聘 / 317
42. 擦肩而过 / 326
43. 父子初次碰面 / 334
44. 暧昧擒纵计 / 343
45. 约会与失约 / 351
46. 这对打手有点儿“二” / 358
47. 卧底正式开始 / 366
48. 顾桐的烦恼 / 374
49. 令人意想不到的聚餐 / 381
50. 酒识女人心 / 390
51. 身边人到底是谁 / 398
52. 悄无声息的阴谋 / 406
53. 肖凌的美人计 / 415
54. 被打扰的好事 / 424
55. 无法回避的见面 / 433
56. 这么近，那么远 / 441
57. 一杯祝酒醉红颜 / 449

58. 守候的爱情 / 455
59. 爱吃的菜惊人相似 / 463
60. 影院温情 / 470
61. 共同做饭的发现 / 477
62. 久违的拥抱 / 486
63. 夜的秘密有多少 / 493
64. 吴叶受辱 / 502
65. 当遇险也是一种缘分 / 511
66. 耳朵也听得见花开 / 519
67. 聪明人的傻脑瓜 / 528
68. 签约前后 / 538
69. 咖啡厅里的无赖 / 548
70. 点石成金，触木为玉 / 558
71. 酒触伤心事 / 567
72. 父与子 / 576
73. 孩子的渴望 / 584
74. 木瓜见奶奶 / 593
75. 婆媳同盟 / 601
76. 梦中女孩儿与现实女子 / 609
77. 相见不如怀念 / 617
78. 难缠的美贞 / 627
79. 家里被盗 / 636
80. 巧遇柳依依 / 645

41. 李楠芝应聘

秋的到来，是树在传递讯息，就像春天的使者是山花一样。花开了，春天便来了；树黄了，秋天也就到了。

北京的深秋，也是从一片落叶开始的。那簌簌下落的黄叶，飘落着、飞舞着，就像街上的行人，来来往往，不知来自哪里，却都归向一处：家。

一片落叶就是一个故事，正像一朵花就是一个关于爱的传奇一样。

现在，这朵花正在续写着她的故事，她的传奇。

清晨，李楠芝早早醒来，坐在镜前认真地梳着头。看着镜子里的脸，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，尽管那是让所有女人都梦寐以求的没有一点儿瑕疵的容颜。

吴姐带着孩子出了房间。看见镜子里的妈妈，木瓜跑过去倚在妈妈身边，眨着眼睛看着妈妈，嫩声稚语地说：“妈妈，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妈妈。”

她回身抚了一下孩子的脸蛋，对吴姐说：“吴姐，我交代的事都记住了吗？”

“放心吧，太太。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”

吴姐带着孩子去上幼儿园了。这时，乔庄开门进来了。

“姐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李楠芝回身看向乔庄，她还是忍不住笑了。

“委屈你了，不过，你这身打扮还不错，说不定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上

你呢。”

再看乔庄，一头短发短得像个男孩儿，不，她这身打扮本身就是个男孩儿：皮衣、牛仔裤、皮靴、墨镜，还有淡淡的胡须。

“对了，别忘了，在别人面前我叫李思月。”李楠芝又强调了一遍。

“知道了，姐。”

李楠芝穿好了衣服，又站在镜前看了看，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好吧，咱们走，去应聘！你说，要是应聘不上怎么办？”

乔庄道：“不会吧，上哪儿找这么漂亮的职员去？再说了，越子木他……”

“不许胡说！你是想说他喜欢美女吗？”听李楠芝这么一说，乔庄不再说话了。

李楠芝走到窗前，朝前面那栋楼望去。

乔庄在后面说：“姐，别看了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”

“也不知吃没吃早饭……”她若有所思。

“我看见他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上买了油条边走边吃呢。”乔庄又说道。她明白李楠芝说的是谁。

“那走吧。对了，材料准备好了吗？”李楠芝转过身。

“在这儿。你简历上是学的文学专业，特长是文案和策划；我的是公关，特长是综合协调、对外公关。”乔庄说道。

出了家门，两个人打了辆车就出发了。

在一条小街上，一家门店旁挂着个牌子，上面印着：木子时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门口还立着个告示牌，上面写着招聘信息。早已有人排起了队，大家手里都拿着报名表和简历，等待里面叫号面试。

屋里面摆着两张桌子，桌前有一把椅子，桌后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越子木，另一个是许曼。

一个人出来后，就听许曼叫道：“下一个！”

排在最前面那个男生拿着表格兴冲冲地进去了。

他行了个礼，就直接坐在了椅子上，一抬头，却看见了面前的两个人，顿时就是一愣。可能是他没有想到吧，面试的竟是这样两个人：男的

帅气，而且帅得一塌糊涂；女的漂亮，而且漂亮得让人不忍移开目光。

“嗯！”许曼咳了一声。

那人定了定神，把表交了上去。

“你是叫袁野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艺术学院学的摄影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作品带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嗯？我问你作品带了吗？”

“哦，在最后一张。”

许曼看了他一眼，翻到最后那页认真地看了起来，然后又递给越子木。两人交流了一下。

“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有结果我们会通知你。”

“嗯。”袁野答应着却不起身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许曼问了句。

“哦，好的好的！”袁野慌忙站了起来，又点了下头，这才依依不舍地退了出去。

“他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啊！”许曼皱着眉对越子木说。

“都是你惹的祸！呵呵！”越子木笑道。

许曼白了他一眼，又叫下一个。

而此时，李楠芝和乔庄前面还有十几个人，两个人站在队列里耐心地等着。前面的人一个个被叫进去又出来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眼看要到她们这儿了。这时，见里面出来个人，李楠芝一看，竟是许曼。她不由得心里一紧。

就听许曼大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上午就到这儿，后面的下午再来吧。好不好？下午还按这个顺序啊！”

乔庄听完一撇嘴说：“白排了。”

李楠芝却没言语。正想转身走，却突然发现越子木从里面走出来，她

心里顿时狂跳不已。

越子木和许曼交谈着什么，然后走下台阶，朝她们这边走了过来。李楠芝紧张得不行，连手都不知放哪儿好了。

可是，越子木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径直走着。路过她身边的时候，她手一抖，拿着的资料散落一地，她赶紧弯腰去捡。

越子木突然站住了，看了一眼正在捡东西的这位美女，也弯下腰帮着捡起来。捡到最后一张纸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手同时抓住了那张纸。他们都抬起头来，四目相对，李楠芝是紧张，而越子木却是惊诧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因为我临时有点儿事，所以不得不中断面试。”越子木礼貌地说道。

李楠芝却一言未发。把那张纸交给李楠芝后，越子木就从她身边走了过去，连头都没回。

望着越子木的背影，李楠芝呆呆地发愣。还是乔庄过来轻轻拉了她一下，她这才回过神来。

“姐，你这样可不行，得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你现在是李思月。”乔庄小声道。

而一旁，许曼一扬手，叫着杜峰的名字，然后就笑呵呵地朝停在街边的一辆车跑了过去。路过李楠芝和乔庄的时候，许曼本来已经过去了，但她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，摇了摇头就上了杜峰的车。

李楠芝见许曼看杜峰的表情，她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许、杜二人朝家里的方向走去。

不远处，越子木正在打电话。就听他冲着手机说道：“许曼，我要去一下印刷厂赵总那儿，这样吧，下午的招聘你自己面试行不行？没事，你决定吧，我相信你！好的，就这样！”

杜峰车里的许曼按了手机，眨着眼睛想了想，脑海里出现了刚才看到的画面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下午一点，李楠芝和乔庄准时来到招聘现场。在她们前面，现在只有一个人。面试开始了，那个人被叫了进去。此时的李楠芝万分紧张，既激动又忐忑。激动的是，就要面对越子木了，也不知自己能否稳得住心绪；

忐忑的是，万一自己落选怎么办？

有些事是不能担心的，怕什么来什么。

这时，就听里面叫道：“下一个！”

李楠芝回头看了一眼乔庄，乔庄点了点头，她迈步进了面试那间屋子。

一进门，就看见许曼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，却没有越子木。李楠芝一愣。

许曼上下打量着进来的这位美女，不禁倒吸口冷气，心想：乖乖，这是模特还是明星啊？我要是男人，只一眼就一定会不可救药地爱上她！

“坐下吧，叫什么名字？”许曼按程序问道。

“李思月。”李楠芝坐在椅子上答道。

“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？”许曼盯着她又问了一句。

“李——思——月！”楠芝一字一顿地答道。

许曼抬头又看了她一眼，皱着眉。

“你这样的条件干吗来这儿应聘啊？你应该去演艺公司或者模特公司什么的呀！”许曼突然不按惯例问了。

“你条件也不差呀，不也是在这儿工作吗？”李楠芝反问了一句。

许曼抬头看了看，眨了眨眼睛，心想：看和谁比了。接着，她不再问什么了，翻了半天简历，说道：“这样，你先回去吧，如果录用，我们会通知你。”

“这就完了？”李楠芝惊奇地问道。

“完了。下一个！”许曼顺手把简历放在了一边，不再理她。

李楠芝怅然若失地走了出来，在外面等刚进去的乔庄，可一等就是十多分钟也不见她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见她兴冲冲地跑了出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姐，许曼问了我好多东西，我紧张极了。”乔庄小声道。

她不禁狐疑起来，重新看了一下乔庄，怎么看都是个帅哥嘛！心想：女人哪女人，永远都是同性相斥。

李楠芝回到家的时候，是下午两点。从两点到晚上五点，整整三个小

时她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心神不宁，焦急地等待着消息。

乔庄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李楠芝。尽管她跟李楠芝在一起居住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但在她的记忆以及平时的观察中，她心里崇敬的这位李总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神不宁和忐忑不安呢。自己平时所见到的她，脸上总是写着淡定与平和，可现在眼前的她就像个等待男朋友消息的小女生。

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乔庄说：“姐，你别担心，肯定没问题，前去应聘的人你也都看到了，应该有信心。”

李楠芝在窗前停住了脚，望着对面那栋楼像是回答她又像是自语地说：“出人意料的事还少吗？”

窗外，傍晚的秋风卷着落叶呼号着催促人们的脚步，晚归的序曲已经响起，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一个个角落，各自去拥抱温暖的家。

秋风扫落叶的街上，有辆车停在小区门口，一个身穿风衣、戴着墨镜的女子自车上下来，她朝这边的楼上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另一边那栋楼，关上车门进了小区。

“你快去迎一下，是我表姐来了。不是告诉过她不要把车停在门口嘛，要是让越子木看见……”李楠芝说着，回过身坐在了沙发上。

乔庄起身下了楼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，一个人还没等进屋就笑着大声说道：“楠芝啊，天太冷了！”

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楠芝的表姐肖凌。

“姐，不是说不能白天来嘛，而且，你车又停门口了……”李楠芝站起来说道。

肖凌把包放在沙发上，又把围巾解下来，乔庄过来帮她把风衣脱下。她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。

“妹子，我可真服你了，他越子木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样为他着想！你做了这么多，他知道吗？”

李楠芝含笑不语。

“对了，妹子，这段时间一直忙公司筹备和运营的事儿，一直也没来得及向你汇报啊！”肖凌爽朗地笑着。

“汇报什么？并购的事不是汇报过了吗？你们做就行，不用请示

我。”

“哎呀，不是那个。就是你交给我的秘密任务，忘了？”肖凌拿起茶几上的橘子剥了起来。

“哦。”李楠芝似乎想起来了。

“我该不该跟你说呢，该死的越子木……”

“姐，不许这么说他！”

“好好，不说不说。真是的！对了，他过生日那天我可完成任务了啊，你精心做的蛋糕又空运过来，他吃没吃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只是，这小子可真有福啊！”肖凌说道。

李楠芝一脸的微笑。

“还有……楠芝，你听完可不要生气啊。那小子……”

“姐，别那小子那小子的。”

“算我服你了。他都那样了你还维护他！算了，告诉你也没啥。他身边可是不少美女呀！”肖凌终于还是说了。

“这个我知道。”李楠芝似乎很淡定。

肖凌瞪着眼睛看了她一眼，叹了口气又说道：“可是，他跟那些美女……”

“姐，这个就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”

肖凌无法理解地看着她，摇了摇头，接着又说：“那好，咱们打个赌，等你到了他公司，他要是爱上了你，那就说明他早把原来的你给忘了！如果他不喜欢你……这不可能，如果我是男人，看一眼就一定会爱上你。呵呵！”

“他爱上李思月也属正常……”李楠芝幽幽地说。

“妹子，你太惯着他了，你这样宠着他难受的只能是你自己！”肖凌气得说话声又提高了。

“咱不说他了。对了，你和二旦哥怎么样了？”李楠芝转移了话题。

肖凌歪着头看着窗外，脸上就像是有朵花儿在绽放。

“他好像也来北京了，听说是成立分公司，可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也不知他忙些什么。他的心好像一直不在我这儿……”肖凌一副幽怨的表

情。

“对了，楠芝，我姨身体好吗？她老人家咋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”肖凌似乎不愿意提什么二旦了。

李楠芝说：“我妈说，她要陪着爸爸，一刻都不离开……”

“对了，越子木的娘怎么样了？你去看她了吗？”

“我让人捎去东西了。我现在这副样子就是去了恐怕她也不会认我的。”李楠芝无奈地说道。

此时，窗外已经是夜幕降临，风，也已经停了。

肖凌望着窗外，突然说：“那小子回来了！”

李楠芝一听，立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快步走到窗前。果然，对面那扇窗户已经亮起了灯光。

肖凌在后面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走了，你自己在这儿闹心吧。木瓜怎么还不回来？我又没见着。”

乔庄站起来把肖凌送了出去。

晚上八点。在繁华的步行街上，一个穿着风衣、长发飘飘的女子在街上漫步，后面不远处，一个皮衣男子不紧不慢地跟着。

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欣赏着街上的风景，五颜六色的霓虹闪烁着、跳跃着，就像她此时的心情，激越而混乱。

快要走到步行街的尽头了，她看见街边一个招牌上的字：花漾咖啡。想了想，她走了进去。

找了个靠窗的座位，她坐了下来。服务员微笑着过来问她要些什么。

她沉吟半晌也没说出来要喝些什么。服务员笑着说：“美女，给你推荐我们咖啡厅的特色吧，海洋之心咖啡，你尝尝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服务员转身回了吧台，和吧台后面的人小声说：“一杯海洋之心。对了，洋姐，刚才进来那女的好漂亮啊！像明星！”

“你就是追星族！哪来那么多明星？”那位被称作洋姐的是这家咖啡厅的老板，叫张洋。她说完就开始做咖啡。

“真的，姐，气质好好啊！而且表情忧郁，看着就心疼！”服务员又

说道。

“是吗？”张洋停住手问了一句。

等咖啡做好后，张洋对服务员说：“我去送。”

此时，咖啡厅里正放着忧伤的乐曲——金生水的《你说爱我不爱我》：“一直到现在我还不不懂/你为什么走/只不过是一个回头/你都不肯留/谁曾经和我手牵手/靠在我肩头/静静看那溪水流/……何苦要给我折磨/向你哀求我说出口/这样也不够/你说爱我不爱我/我的爱情又算什么/难道真的和我分手/你才会更快活……”

张洋端着托盘站在那张桌前，却发现确实是位美女，而且应该是位大美女！但她似乎眼神迷离，根本没看见旁边有人，而且在这忧伤的乐曲声中，她眼里泛着点点泪光，好像完全沉浸在了回忆中。

张洋把那杯咖啡轻轻地放在桌上，然后，悄悄地转身离开。

这边，美女端起咖啡浅浅地喝了一口，看着杯子中间那颗红心，顿时泪如雨下。

她不是别人，正是李楠芝。

喝着咖啡，她拿起桌上的心愿卡片，在上面写道：一直到现在我还不不懂，你为什么走？那个找不到家的女孩儿，你可曾记得，她一直在把你痴痴地等候……

写完，她把卡片贴在了桌边的心愿墙上。

42. 擦肩而过

人说，磨难能让一个男人成熟；但创业，更能让一个男人迅速成熟起来，而且，会变得更加自信。

越子木自从和美贞从首尔回来后，他就忙着筹备公司成立的事宜。正所谓万事开头难。对于越子木来说，独自一人在京城闯荡，要想闯出一片天地恐怕就更是难上加难了，尤其还是在时尚领域，那本身就是个名利场，跻身其中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什么叫时尚？就是这一时期大家崇尚的、异于常人思维的、具有美感的东西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抓住时机该上就上！

该上就上，也是符合男人性格的。果决、勇气、敢拼、敢闯。赢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必须赢！输，不是意外，只是为赢奠基。

抱着这样一种信念，越子木开始做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而这个决定的深层次意义并不在于成功，因为成功的男人会离自己心里那个人更近些。男人不成功，就不要妄谈爱情！那也是属于时尚范畴的奢侈品。

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有了美贞父亲的令他无奈却又不得不接受的资助，启动资金是解决了，但做事是需要有人的，而且还应该是最可靠的人。以目前的情况，许曼最合适不过了。一方面，她的经验没的说；另一方面，人家跟你一起辞了职，为的是什么呀？这一点，让越子木非常感动，当初他还以为许曼只是那么一说，却没想到她做事比男孩子还要果断。正像她对待爱情一样，敢爱敢恨。这是越子木欣赏的性格。

当他找到许曼一说自己的想法后，许曼高兴得一跳多高，把杜峰吓得

一愣一愣的。心想：在酒吧做现成的老板娘你不做，却非要去和越子木折腾。但他也没什么办法，爱一个人，就要给她自由。况且，作为最好的哥们，越子木创业自己帮不上别的忙，帮不上钱场怎么也得帮个人场吧？但实实在在地说，杜峰是宁可出钱也不愿出老婆呀！

在杜峰的酒吧里，越子木和许曼进行了初步的分工：许曼负责起草策划公司章程之类的东西，越子木去跑注册验资等事宜。杜峰也别想闲着，负责找办公地点和租房子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忙活十多天后，就开始进行重要的一环了：招人。

本来，越子木对第一天的招聘没抱什么太大的希望，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公司，能招来人吗？他心里没底！所以，他必须亲自把关。可是，第一天就让他非常意外，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！

第二天一到公司，他向许曼要昨天下午许曼自己招聘初步确定的拟用人选名单和简历。许曼把一叠资料递给他，说道：“都在这儿，你自己看看吧，我看都不错。”

越子木接过来认真地看了起来。他一页页地翻着，越看越皱眉头。

“许曼，这里边男的我看还行，长得都挺帅，可是这女的怎么都长成这样啊？你啥品味呀！咱们这可是时尚公司，女员工不说长你这样吧，起码也得差不多呀！”

许曼一脸莫名其妙的笑，还瞪了他一眼：“要那么多美女干吗？能干活就行呗！”

这时，越子木翻过一页来看着看着，脑海里却出现了中午看到的那个画面：队伍里，一个长发飘飘的美女背后，站着的正是这个帅哥。

“许曼，不对呀，我记得好像在这个叫乔庄的小伙子前面站着个美女呀，我看面相不错，而且我还跟她打了个照面，她的简历呢？”

许曼咬了咬嘴唇，迟疑着在旁边另一堆材料里抽出一张来：“这些都是面试没通过的，找这个干吗？她根本不行！学文的，女孩儿学文太感性，耽误事儿！”

越子木接过那份简历，看了一眼许曼，心里觉得好笑，看来，这许曼是不打算往公司里招美女呀！安的什么心？其实，她那点儿小心思越子木

最清楚不过了。

看着那份简历以及上面的照片，越子木不自禁地读了出来：“李思月，李思月……”他脑海里又出现了帮她在地上捡东西的画面，自语道，“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？”

从回忆中恢复常态的越子木果断地对许曼说：“这个人马上招进来！还有这个男的，其他的一律不行！宁缺毋滥！就这么定了。”说着，他把简历递给了许曼。

许曼慢腾腾地接了过去，却说：“可是，我根本就没留她的电话，上哪儿找去？要不，算了吧，你不就是要美女嘛，有的是！”

“不行，就她了！你自己想办法，必须把人找到！”越子木说完，转身出去了。

再说李楠芝。她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，好不容易等到了第二天，她望着窗外的秋阳高照，心想：有阳光就有希望，或许，这是个好兆头。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乔庄回来了，而且一进门就兴冲冲地说她被录用了，说是已经接到了电话通知。

李楠芝高兴地说：“是吗？太好了！”继而，她又皱起了眉头，为什么自己没接到通知呢？

乔庄一下子明白了，就小声问道：“怎么？姐你没接到通知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然后，默默地走到窗前，又望向了对面那栋楼。

“不会吧？要不，姐，再去一次吧，该不会是许曼故意弄的吧？要是越子木在，一定不会是这个结果！”乔庄在身后说道。

她幽幽地说：“或许，这就是天意吧。就像当初那个小女孩儿一样，苦苦寻觅了十年，到最后还是感动了上天。可是，感动天感动地，却为什么偏偏感动不了……”说到这儿，她说不下去了，眼里已有晶亮的东西在闪。

“小乔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”说完，她走向了卧室。

乔庄看着情绪变化的李楠芝，悄悄退了出去。

整整一天，李楠芝都躲在卧室里，不睡觉、不吃饭、不走动，想过去、想现在、想未来，但她怎么也想不出那条没有荆棘的路。

望着角落里那一缸金鱼，她呆呆地出神。那些美丽的小鱼，它们睡觉时也睁着眼睛，不需要爱情，也从不哭泣，或许它们是我的榜样？

没有了对弈的人，难道这竟成了滚滚红尘中的一盘残棋？

傍晚时分，她独自一人漫步在街上，瑟瑟秋风中，风衣裹也裹不住她柔弱的身体。她立起衣领，挡住秋风，却更像是阻挡无助与孤寂。此时，迎面走来一个人，他行色匆匆，目不转睛地走着，与李楠芝擦肩而过，直接走进了小区。这个人，正是越子木。

不知不觉，李楠芝又走进了那家咖啡厅，依旧坐在那个角落，依旧点了一杯海洋之心。听着忧伤的音乐，喝着苦涩的咖啡，品味寂寥的心情。

吧台后，咖啡厅老板张洋好奇地偷看着那个角落，越看越觉得那个美女一定是有心事，而且凭女人的直觉她断定，一定是关于男人，关于爱……

同样跟张洋一起看那个角落的服务员小声说道：“洋姐，要不，咱换个曲子吧，这曲太忧伤。”

“你不懂。现在，就是再欢快的音乐也感染不了她忧郁的心情。疗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伤治伤，忧伤音乐往往能放大她烦乱的心绪，释放出来会好些。”张洋拦住了服务员。

此时，播放的是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：“想把我唱给你听/趁现在年少如花/花儿尽情地开吧/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丫/谁能够代替你呢/趁年轻尽情地爱吧/最最亲爱的人啊/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……”

夜，悄悄地来了。

李楠芝喝完那杯咖啡，又拿过一张心愿卡，在上面写道：难道这是天意吗？究竟还要多少等待才能等来你，再一次，陪我找到归途。

然后，她又把这张卡片贴在了墙上，接着，默然站起，转身离开。咖啡厅外，人们脚步匆匆。她把围巾围了围，盖住半边脸，走下台阶。

这时，一个男子一只手扶着风衣领子，自她身旁擦肩而过进了咖啡厅。他进来就四处看了看，只有一个角落有空位，他径直走到了那个角落，脱下风衣，解下围巾……不是别人，正是越子木！

佛说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；佛也说，百年